

## 楚婁與綠風

楚婁(Henry David Thoreau,1817-1862)，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康可德(Concord)。二十世紀文明造成災害，心靈和環境的污染，品德的敗壞，崇尚物質，使他被奉為環境保護的先知，和心靈生活的導師。

楚婁的先人，來自法國。在當地受基本教育，繼而進入附近的哈佛學院(後來的哈佛大學)。1837年畢業後，他教過書，但只維持了二星期，還是在極為勉強的情形下挨過的，因為他不贊成體罰，所以辭職。

他與弟弟約翰，依共同的教育理想，開設了一所進步的學校，有三年時間，聲譽很好，成績斐然，得家長的歡迎。只是他的弟弟患病，楚婁孤掌難鳴，不得已而停辦。

1836年，哲學家愛默生(Ralph Waldo Emerson,1803-1882)，移來康可德定居，二人建立了一生的友誼。愛默生比楚婁年長十四歲，那位“康可德智者”，自力維生的哲學，影響楚婁很深。他有時打散工，作園丁，或其他體力勞動，只求維持生活，絕不貪積。他說，一年中作六個禮拜的工作，就足以維持簡單的生活。但他對科學很有研究，尤精於數學，有短時間作土地測量的工作，以務求精確有名。

楚婁曾給愛默生作家庭零工，有一段長時間，愛默生出外旅行演講，楚婁照顧他的夫人，如同母親。

作為當時少有的思想家，但他也善於游泳，跑步，更是最出色的健行者；他少出外旅行，只在美國東北部幾州，如果說到國外，曾踏上過接壤的加拿大，最遠到過威斯康辛州；他卻宣稱：“旅行康可德非常之多。”

父親有一間鉛筆廠。楚婁研究了一種鉛芯，幾位專家都說，比得上任何最好的產品，可以賺錢。楚婁以為那就夠了，終生未再製作一枝鉛筆。

他不喜歡給人請赴宴，因為在那種集會，很少個別交談的機會；他以為吃飯只是維生所需，絕不是飽飫口腹之慾，更絕不贊成以高價的美食驕人。在餐席上，問他最愛吃的菜，回答是：“最靠近的。”

1845至1847年，有兩年的時間，楚婁在愛默生的華爾頓池旁林中，自己親手建造了一間木屋，試驗過最簡單的生活方式。結果，產生了一本書：華爾頓，或林中生活(*Walden, or Life in the Woods*)是楚婁最為人知的作品，精確的，有系統的記述，如何花極少的錢，過儉樸的生活，實現斯多亞哲士的理想，刻苦節慾的原則，證明快樂並不在於物質豐富。

離開林中獨居，楚婁轉而注意社會問題；當時最使他不滿的，是美國政府容忍奴役制度存在，並侵略墨西哥。

楚婁最受人注意的文章，是“公民反抗”(Civil Disobedience)，原是一篇在康可德學院的演講辭：“個人的權利與責任與政府關係”(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

Government), 是個比較適合的題目。後來曾稍作修訂再版, 也更改題目, 有時是刊物的編者所改, 大致是把題目改短, 或弄得似更為激進。

其開場白非常動人:

我衷心接受那口號: “最好的政府, 最少管事。”我深願能見其更急速, 更系統化的進行。我相信, 最終能達成“最好的政府, 全然不管事。”人民應該準備, 他們將來的政府會是那樣的。

不論如何出語驚人, 不論如何似把現實理想化, 楚婁並不鼓吹無政府主義。他所反對的, 是專制暴虐的政府, 和無能的政府。他以為所有的人民, 都有權起來革命, 不效忠, 並抗拒那樣的政府。

楚婁無兵無勇, 也不投票; 但敢於以實際行動, 不順從和抗議。那時的政府, 無端侵凌鄰國墨西哥, 他拒絕納稅, 表現不同意, 不願支持那樣可恥的戰爭, 因而入獄。只過了一夜, 是一位“無名氏夫人”代他付了欠稅, 得釋放出獄。他主張, 真正自由理性的政府, “承認個人更高和獨立的權力, 政府的權威和能力, 是人民賦予的, 應得合理對待。”

楚婁的聲音, 並未得到普遍的贊同。不過, 在楚婁逝世半世紀後, 印度的甘地受他的影響, 師法他, 爭取印度從英國統治下獨立。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.京恩, 步他的後塵, 進行非暴力的和平抗爭。南非的反種族歧視的曼德拉, 更是採取楚婁的觀念為基礎, 成功的汨除種族分離。

楚婁喜愛自然, 在林中獨步, 長時靜思, 自得其樂, 而厭惡伐林取利的人。他說: “感謝神, 他們不能砍下雲朵!”現代的“綠色戰士”, 著意保護環境者, 和擁護自然主義的人, 都以楚婁為靈感的泉源。

他嚴肅思想生命的意義, 冷眼旁觀, 當時的美國人, 漸漸步入“鍍金時代”。生命快到盡頭的楚婁, 回家照管父親留下的鉛筆工廠, 但只要有一口氣在, 他總不忘以文為警世木鐸。“無原則的生活”(Life without Principle)是楚婁最後的作品。據說, 大西洋月刊(*Atlantic Monthly*)的編者, 接受了他的文章, 卻因為有人批評, 建議他換個題目。那時, 他病重不能起床執筆, 口授旁人代他回信, 以新標題發表。

他嘲諷以弄錢為樂的各類財迷, 他以為人不應該只著意“好職業”, 要作好工作。“不要雇用一個為錢工作的人, 而要為愛那工作的人。”那時, 1849年湧向加利福尼亞, 和澳大利亞掘金, 成為熱潮, 楚婁頗不以為然。他指出: “沒有人持定真理立場”。他悲悼: “我們還不如畜牲, 彼此教導真誠和信實, 也不像石頭的安定和堅固。”

無視於當時的尊重教牧, 楚婁直言: “值得注意的是, 在所有的講道人中, 道德教師極少。先知受雇為人的生活方式說好話。最可敬的牧師長老, 當代的智慧人, 以慈祥的笑容告訴我, 不要對事情太敏感, 聚金才是最要緊的。”

他雖然沒有多積極教導生活原則，卻真實的描述了耶穌的教訓：“人就是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生命，有甚麼益處呢？”(可八:36)

當他在世的時候，這不是楚婁作品中最受重視的；現在卻越來越多的人注意，認識其重要和真知灼見。只是可惜少人更進一步，追求認識生命的主，使生活有原則，和更有意義。

楚婁落落寡合，不親而近的朋友，要數愛默生，知他也最深；愛默生敬佩楚婁，以為在實踐生活理想上，比自己更真誠，超越。

可惜，這位年輕的智者，患上了肺癆，在當時算為不治之症。雖然聽從醫生的建議，易地療養，短期間到溫暖乾燥的地方，但未見功效，以四十四歲的英年，於 1862 年五月六日逝世。那時，為了反奴役，美國南北內戰剛開始，進行正酣，楚婁可能有“但恨不見九州同”的悲感。在楚婁的葬禮上，愛默生說：

他每天面對嚴肅的問題，必須應付，以至不能夠安於專業。他正視查究每一項習俗，要照他理想付之實踐。他是極端的抗議者，很少人像他有那麼多否定的事。他生來不從事專業；他未結婚；他獨居；他從不去教堂；他從不投票；他拒絕繳納州稅；他不吃肉，不飲酒；他從不試吸菸；他是愛自然者，從未用過捕捉機或槍。毫無疑問，他智慧的選擇，作愛思考和自然的獨身者。他沒有弄錢的本事，知道如何處貧窮，而絕不沾絲毫的卑污粗俗。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並不先行宣告，只是事後自許。在日記中，他寫道：“我常自己回憶，如果有舉世最大的財富，我的目的仍是一樣，我的方式也是一樣。”他沒有甚麼試探可抗拒 - 沒有食慾，沒有情慾，沒有豪奢的戲玩。豪宅，美衣，修飾高雅人士的禮儀和談吐，對於他全然枉費。...

這樣一副苦行派隱士的形象。但他敢於反對錯誤的，他以為說“不”不是為難的事，實際上比說“是”容易得多。因此，有人以為愛楚婁，但難以喜歡他，不能與他把臂談心。

不過，他有同情心，有孩子氣，樂與年輕人在一起，並且能夠感染他們，走上探索理想的道路。

楚婁說：“如果你不種下品格，怎能指望收穫思想？”也許，對於只埋頭鑽求物質的現代人，這話值得深思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